

东方早报

上海
书评

上海书评选萃

似是故书来

SHANGHAI REVIEW OF BOOKS

董桥等 著

董桥
等著

似是故书来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似是故书来 / 董桥等著; 沙希斐编; 李媛绘.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7
(上海书评选萃)
ISBN 978-7-5447-3917-7

I. ①似… II. ①董… ②沙… ③李… III. ①书评—
中国—现代—选集 IV. ①G23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0417号

书 名	似是故书来
作 者	董 桥等
编 者	沙希斐
绘 图	李 媛
责任编辑	陆志宙
特约编辑	吴荀东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
插 页	4
版 次	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7-3917-7
定 价	35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(电话: 02583658316)

目 录

- 001 董桥谈写书、读书、藏书
- 012 傅月庵谈台湾旧书业
- 023 韦力谈古书收藏及行情变迁
- 034 查建英谈三十年前的“阅读狂欢”
- 045 吴亮谈七十年代的“地下”阅读
- 056 王强谈海外访书三十年

- 067 无论聚散，都是因缘 / 梁治平
- 085 我本无心书却有意 / 周振鹤
- 099 在巴黎莎士比亚书店朝圣 / 隼飴
- 110 带N本书去巴黎 / 刘铮

118	旧书店：来一个睡一个 / 毛尖
129	“奥德翁尼亚”的两家书店 / 马振骋
143	东京购书散记 / 元拙声
151	书店：台北的旅游地标 / 张铁志
159	时光机中的哈佛书店 / 陈丹丹
169	墨大旁的书店街 / 张伟劼
175	似是故书来 / 黄昱宁
185	在阅读中谱写出他的一生 / 王强
196	“没了书，我还是谁？” / 王强
206	《这是为什么》不见了 / 扬之水
211	新文学旧书三十年 / 陈子善
220	编选说明

董桥谈写书、读书、藏书



董桥

拜访董桥先生是在他港岛半山的家中，家具、藏书、摆设一切都整整齐齐。用董桥先生自己的话说，因为他有洁癖，家中杂乱就写不了东西。也因此，他无法忍受那些乱七八糟的白话文，他对自己的写作也很严格，词句都要像房间一样规整。董先生说，写作半个世纪，他希望能不断超越自己，写得更好，最重要的是写出跟别人不一样的白话文。这几年董先生的写作很少涉及时事，他解释说，自己对政治上的事情已经很厌烦了，政治上的那些人心态不好，失去了基本的做人分寸，而他不断写老人旧事，就是想告诉读者，以前的老派人是怎样的，他们对待政治和生活是是怎样的。

您今年七十岁了，现在还经常去报馆上班吗？

董桥：我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，一个星期只去报馆三个下午。香港大学在跟我谈，给我一个小房间去写作、看书。他们图书馆的东西多，我可以去看书，离我现在住的地方也不远。已经给我准备了一个房间，但是在山腰上，我走路腿不行啊！其实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台子看书、写作，学生可以来看我。这样的安排对我这种老人家也蛮好的。这就是写书的好处，而且老了以后，不管你写得好不好，人家都会尊敬你。说到看书，我现在还是买英文书多，读的也是英文书为主，这是习惯了。中文书，一般我看完就送给朋友了。

您一直写散文,觉得自己现在写东西跟以前变化大吗?

董桥:我觉得变化很大,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。现在的我一定比以前写得更好,但我以前写的还有童真,还好一点。反正我一定觉得比以前好,我也在求变。这很难啊!写作是很难的事情。我很自觉的要超越自己,不然你写了要干嘛!我现在一个星期登一篇,有空就写一点。对我来说,写是很快的,但是修改就慢,要慢慢想。现在的人都不太改文章,我们都习惯了要看看去改。我还不能在电脑上写,只能在电脑上回邮件什么的,写文章还必须用笔。

写了大半个世纪,您会感觉厌烦吗?

董桥:我也会有厌烦的感觉。厌烦是两个方面的,一方面是厌烦自己怎么还在写;另一方面是,看到一些中文书,感到很厌烦,厌烦他们怎么还写成那样子?他们怎么那么不珍惜自己的羽毛?有时候也会看到写得很好的,我就会很尊敬,觉得真是不得了。不过要讲具体哪个人,就不太好,要得罪人的。真的,有一些人写得真好。我的朋友白先勇,他早年写了很好的小说,后来就不写了。我觉得他是对的,他是不能超越自己了,因为最好的东西已经写出来了。

我现在每年都会出版几本书,这真糟糕,怎么还在卖文?我

已经卖了快五十年了，我二十岁开始卖文章，真是可怕！

年轻时候写，真的是喜欢写。那个时候开始做翻译，也是生活需要，做翻译可以赚钱。

跟我一起出道的写作者，到现在还在写的，真的好像也没有了。不过那个时候我结交的大部分是老一辈文人，跟我同辈的都是编辑，很少坚持一路写下去。有一些人写到一半也不写了，自己觉得写不出名堂。有一些学问非常好，文章也很好，可是他沒有那个命，不是走这条路的。都是命，我跟你说。有些人写得比我好一千倍，可是他就很难出名。有些人写得坏也出名，真是命。

什么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成为作家了，一辈子只能靠写文生活了？

董桥：写写写写，写到一天突然自己好像出名了。写到出名了，不想写也不行了。大家都要求你写，你不写可能都不行了。回头再看，怎么突然就成为作家了呢？这个真的很难讲。大概到我四十七八岁的时候，发现自己已经不能不写了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。写作就是靠不停地写。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不停地写也不过如此，可是到了四十几岁，才发现自己有点名堂了。我也有点奇怪，自己怎么就走了这条路。算命先生曾经对我说，哪一年一定会走上什么路。假如不

写文章，我会怎么个活法呢？算命先生说，不会的，你就是靠文笔，已经定了！算命先生还说了，你的声望会高到什么程度等等，大约都说了！这是年轻时候算的命。人就是这么糊里糊涂的把日子过了就算了，但一定要开心。比如说，我相信那个算命先生，说我二十多岁、三十多岁会怎么怎么，那我不是整天要等那么一天，那不是很没意思吗！

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，您这几年的文章越来越受到大陆白话文的影响，文字跟您二十多年前差别挺大的。

董桥：我们讲话、写作的句子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但现在开始这么说了。这都是要学的。我必须写出我自己满意的，跟别人不同的东西。我喜欢在家里看大陆的电视连续剧。看大陆连续剧，对我们这种不在大陆的人有个好处，就是琢磨他们怎么说话。但我不是说要把大陆连续剧的对白都搬进文章中，有一些字是不能用的，比如“噢”、“啊”、“呀”，要是文章里有太多这种词，文章就掉下去了。除了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，我没有在中国人社会生活得久一点——香港不算是纯粹的中国社会，有些乱七八糟了——我也没办法去大陆，所以只能看DVD汲取点营养了！可是，我在写文章的时候，非常自觉地不让自己想中国的东西，而是想西方的东西，想英文的写法，这样

我写出来的文章就跟别人不一样了。这是我的窍门，但这也不是翻译。这样写出来的文章在感觉上是他们的，中国人念起来又很特别，跟一般人不一样！

所以您的白话文很难归类，既不是翻译体，跟明清白话也不同，跟台湾的“国语”、大陆的普通话也不同。

董桥：对，就是要这样子！我就是要经营这种东西，就是要跟其他人都不同！每个写作者都要想出自己的方法，让自己的文章跟别人不一样！希望自己探索的文字是好的。比如海明威，一个句子改来改去好辛苦。在我看来，我的老天，英文居然可以写成这样。可是不懂的人以为，他的英文很简单。我看张爱玲的东西，有些文字发亮，有些东西写不好沉下去了。说到底，她不是那么讲究文字的，靠的是天赋！人家整天问我，张爱玲好在哪里，哪本书最好？我认为，张爱玲有一篇文章写得最好，就是《忆胡适之》，收入《张看》。一般人不会在意这篇文章，可是我看了这篇文章有一百遍。

我会非常自觉地探索汉语的写作。有些话，用英文讲很好，但是用中文就不行，不是我要的感觉。现在的作者都不太讲究这些了。有一天我收到一篇文章，署名是我的，但是假冒的。我一眼就看了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用“地”这个字！整篇

文章很像，但就是用了这个字。另外，这篇文章还用了被动语句，我是不会这样写的。

还有一个窍门，我最近几年发现，文章写完之后，我看看能不能翻译成英文，外国人会觉得好吗？用另外一种语言去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，是否合逻辑，是否让别人读了之后有共鸣，如果不行，我就擦掉重写。文字这个东西是相通的，你如果懂那么多语言，你的文字肯定是不一样的。

我是很喜欢整齐的人，家里、办公室不整齐就写不了东西。我从小喜欢干净整齐，这是怪癖，不喜欢跟人很亲密的接触。很整齐，也很死板！所以，我写句子也是如此！看句子段落，看着摆得不对，就不舒服。还有，我教你一个窍门，形容词把它放在句子里，先讲那个东西，然后把形容词摆在后面，就好了！比如，“明朝谁谁谁的画”，这个句子不好。你可以改成：这幅画叫什么名字，明朝谁谁谁画的！感觉上句子的流法就不同的。句子很密的话，可以把它拆短拆碎，这是语句的节奏。语言是有音乐感的，因为我是弹钢琴的，我知道这个东西。

胡适的文章，白话文够好了吧，干干净净流水一样，但是就缺了文采，他不太注意调句子。鲁迅懂，鲁迅故意把一些句子调来调去。周作人写的那种半文言半白话，是另外一种意境。我跟他差远了。但他的启发已经没有那么大了，有时候心里会

想,我也已经会写这种文章了,我已经学了够久了。

对您有启发的作家还有吗?

董桥:可以启发的作家还是有的,点点滴滴,不是整本书,而是某个篇章,我会记下来。

还有我一辈子记笔记,看见什么书,看到什么人,听到什么话就写下来。这种笔记本好多。我现在正在写一个人,很多年前认识的,笔记上也有关于他的事情,但是我不看笔记了,我开始放开笔记,自己想那个时候我记得他是什么样子的,我记得他讲哪句话,凭我的记忆去写,不抄笔记。写出来的东西,是我笔下的意味,不是笔记本里的意味,可能加了我的幻想和虚构,加了自己的感觉,这样写出的意味是活的,笔记里的意味是死的。我写的是自己的东西,不是那个人!所以,散文是否可以虚构,我想了很久。散文当然可以虚构,因为是经过你的想法写出来的,那些情感肯定不是当时的,所以肯定有虚构。最后,小说可以写成散文,散文也可以写成小说。《橄榄香》就是这么写的,小说人生,人生的小说,这样混杂在一起。有些虚构有些真实,肯定存在着那个人那些事,否则我不会有那种感情和感觉!所以不能说我不写小说,有些散文我就是用小说方法来写的!

您现在不再写时事评论,完全回到了书斋,为什么会这么选择?

董桥:我真的很厌烦了,香港有很多东西我看不惯,心里很不舒服。香港自己把很多好的价值放弃了,一些很珍贵的教养也不要了,整天怕大陆生气,怕北京说他不听话。其实大陆对香港真的很宽容了,什么也不太管你。你自己怕,自己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,那你干嘛!我写的话,也不是说怕得罪人,到了我这个年龄,我有我的尊严,我有我的要求,我有我的格局。我去写这些东西,再去写政治,再去评政治,评政坛上那些人和事情,我觉得是在贬低自己的身份。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。如果你问我个人:香港是回归之前好还是回归之后好?回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,而是回归之前在政坛上,在权力走廊上的人,他们的心态比现在好!现在政坛上有些人,怎么会这么做人呢?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自己做报纸,天天看这种东西,开这个会那个会,我已经很厌烦了。我应该做的都已经在报纸的新闻版上做了,评论就让他们去写了。

人的价值观,人的教养,我看总是要守住一点东西的,一点原则都没有不太好。这就等于说,硬件很好,软件出问题。有些事情,比如香港政坛上一些人跟商家的来往,占小便宜啊,出去旅行要求商家招待什么的,像我这样受西洋教育的人,看在眼里就非常不舒服。你们需要点分寸好不好?我认为,一些老

的价值观，老的教养是很重要的，这些东西不是硬邦邦地去写好还是不好。我要写的是，在我长大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情，那个时候，是旧派人旧派的事情。那种人和经历，对现在的人应该有所启示，至少让你知道比较旧一点的人是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我们不都是很有钱，不都是上流社会环境中长大，我们是在一个清白家风的环境中长大。那个时候的人，1950、1960年代，好多大陆文人都来到香港，我遇到很多。这些东西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很温婉也很悲痛，那个时候的人和想法，小小的生活细节，都是我很怀念的。我故意写这些东西，故意不断地写，也算作是我的回忆录。断断续续、零零碎碎，想到什么就写什么。有些人根本就是一两面之缘，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有些地方值得写。

西方的东西使得我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做人要有分寸。因为西方人跟人交往非常讲究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人与人之间，人与事情之间，这些东西是我受西方最大的影响。分寸使得人与人、人与事、人跟景物保持很舒服的距离，包括人跟权力之间，在台上的时候，他是他，下了台，他还是他。中国人就不行。这是很难的，这也是西方人很珍贵的传统。

您要是当年不选择写作，可能还会做些什么事情呢？

董桥：如果年轻时候我不写东西，会做什么事情？我想过，也许我会在大酒店里弹钢琴，弹爵士乐或者轻松的音乐，赚这个钱也很舒服。这是一个出路。

现在每年还买那么多古旧珍版书吗？

董桥：现在也很难找到好的英文旧版书了，都要到国外去找。我现在不能随便去国外了，因为长途飞行太累了，所以都是通过写信和 E-mail 跟英美两地的旧书店联系。他们找到我要的书，就会帮我寄过来。我现在主要找皮装的、装帧漂亮的、可以玩的书。偶然遇到这类好的书，他们就会帮我寄过来。现在一个月能找到一两本合意的古旧书已经很好了，有些真的很贵，但这不在乎，只要自己喜欢！我买了很多很漂亮的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，以后都留给我孙子。

我所有生活上的东西，都是老派的。我不愿意去 ATM 机上取钱，我要到银行排队。写信我要去邮局寄信。排队感觉很舒服。全部电脑化，很多人生乐趣就没有了。这种人生是很奢侈的，我就是不节省时间，我有大把时间！

石剑峰 采写

刊于 2012 年 3 月 25 日

傅月庵谈台湾旧书业

傅月庵

